

# 漳台闽南方言比较研究

陈碧加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近十几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关于漳州与台湾闽南话实地调查记录研究的材料,对两地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作详细的比较及分析,以证明台湾闽南方言乃三百多年前由福建漳州、泉州移民带入演变而成的,至今仍属于闽南方言的次方言范围。

台湾省通行两种语言:汉语与高山族语。汉语为占人口 97% 的汉族使用。<sup>①</sup>汉语除通用的国语(即普通话)外,主要有两种方言:闽南方言与客家方言。由福建泉州漳州两地移民于 300 多年前带入的闽南方言,俗称“福佬话”或“河洛话”。讲闽南方言的人约占人口的 80% 左右。学者称为“台湾闽南方言”、“台湾福建话”、“闽南系台湾话”,一般人则简称“台湾话”。<sup>②</sup>

漳州话与泉州话是福建省闽南方言的两个次方言,它们之间也有差异。经过 300 多年的演进所形成的台湾话,其面貌被描写为“亦漳亦泉”“非漳非泉”,并且向闽南方言的代表点厦门话靠拢,但与厦门话又有明显的不同。

本来,台湾话作为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即次方言,已成公论,无需证明。但近年来,居然有人认为台湾闽南话已产生几近“质变”的变化,极其夸大它的包容性、游移性和开放性。在现实中,讲闽南话的漳州人与讲闽南话的台湾人交往,觉得彼此所讲的话几乎一样,没有沟通的困难。漳州话是 300 多年前与泉州话一起传入台湾的,今天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到底有了什么变化呢?我们不能凭感觉说是“质变”或“一样”。早有学者为此专门著文对闽南方言各次方言之间(包括台湾话)作比较研究,以权威方言厦门话为坐标,从“类”的概念上,从古今语音演变角度举例说明厦门话韵母的若干特点,凸现台湾话是闽南话的分支。<sup>③</sup>本文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十几年来海峡两岸专家关于台湾闽南话的研究及调查材料,与近几年漳州方言志对漳州话调查整理的材料,再做一次详细的比较,以此得出漳台闽南方言的差异,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

语音方面的比较。漳州话以漳州地方志方言卷所记漳州话声韵调系统为准,台湾话书面参考两本专著,一是《台湾闽南方言记略》(见注①,下称张本)一是《台湾福建话的语音

结构及标音法》(郑良伟、郑谢淑娟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7年8月第四次印刷,下称郑本)。这两部书都认为台湾闽南话内部又可分为两个腔(或系):漳州腔与泉州腔。本文在比较时,台湾话有时需区分两个腔。郑本认为,漳州腔以台南市为代表,泉州腔以台北市为代表。台南市的口音有很多现在泉州话语音的特征,也有非漳非泉的特征,台北市的口音有现在漳州话语音的特征,也有非漳非泉的特征。讲漳州腔的台南市内部口音比较稳定,个别差异较少,而台北市的泉州腔口音比较不稳定,个别差异较大。从人数而言,似乎说台南口音的较多些。本文在区别这两个腔的时候,则以台南、台北称之。

(一)声母比较

漳州话声母共15个,与一百多年前方言韵书《雅俗十五音》所记一致。泉州话只有14个声母,少了一个[dz],[dz]声母的字均统读为[l]。④下面是漳州话[dz]、[l]的例字:

[l]厘、利、怜、列、立、了

[dz]、儿、字、然、热、入、爪

漳州话仍区别这两个声母的字。在郑本记录的台湾话声母表仍保留十五音。在声韵配合表中也明确分开。但同时另写一节说明不分[l][dz]的人如何识别这两个声母的字,可见,台湾一部分人已只有十四个声母了。

(二)韵母比较

从韵母的数字看,漳州话八十五个,台湾话八十个,下列简表比较:

韵母类别	漳州话	台湾话	说明
单元音	7	6	台湾无[ɛ]
复元音	10	10	全同
鼻化音	13	13	台湾无[ɛ̃],漳州无[ẽ]
鼻音尾	16	15	台湾无[ɔm]
入声韵	39	36	台湾无[ɛʔ],[eʔ],[iəʔ],[iauʔ],[ɔp]漳州无[eʔ][uiʔ]
总计	85	80	漳州八个韵母,台湾没有,台湾三个韵母,漳州没有。

但漳台韵母之间关系比声母复杂。有些漳州的韵母,台湾没有;有的在台湾内部又有分歧;有些韵虽然都有,字的读音归类却不同或部分不同。

1、漳州话[ɔm][ɔp][iəʔ][iauʔ],台湾话没有。漳州这四个韵的字很少。

[ɔm],只有“森、参(人~)”两个常用字;台湾读[im]。

[ɔp],有“嚏、唛、糊(粘稠状)”等几个表示声音或形状的词,台湾话不用。

[ioʔ], 只有一字“诺”[hiɔʔʔ], 表示应答“是、对”, 台湾无此词。

[iauʔ], 两个表示动态的词“岷、蛲”, 台湾话不用。

2、漳州话[ɛ][ɛ][ɛʔ][ɛʔ], 台湾没有, 与之相对应的韵是[e][a][i][e][eʔ][eʔ], 后三个漳州没有。据郑本记录, 台湾有些个人在发[e]音时, 有时舌位偏低接近[ɛ], 但并无区别字义作用, 可视为漳台源流关系的痕迹。

漳州话	台湾话	例	字
ɛ	e	马 骂 纱	茶 寨 虾
	a	家 牙 查 渣 炸	
ẽ	ẽ(台南)	硬 病 彭 柄 平 撑 郑 井 青 醒 姓 坑	
	ĩ(台北)	更 婴 争 生 (例外: 雅读[a])	
ɛʔ	eʔ	白 伯 麦 客 格 册 仄	
	aʔ	百 柏	
ẽʔ	eʔ	脉 蹶 挟 (菜)	

3、[i]与[u], [in]与[un]两对韵母漳台都有, 但字音归类不齐全, 漳州读[i][in]的字, 有些在台湾读为[u][un], 且台湾内部又有分歧。

漳州话	台南	台北	例	字
i	i	u	吕 旅 虑 猪 箸 煮 居 举 锯 据 去 鱼 余 拒 具	
in	in	un	跟 根 恨 恩 巾 银 斤 筋 勤 殷 均	

4、韵母[o], 漳州话实际发音唇略展, 不太圆, 台湾话南部已发为不圆唇中央[ə], 部分台北人发为中高圆唇[o], 由[o]构成的[oʔ][io][ioʔ], 也同此。现漳州仍记为[o]台湾分为[o]与[ə]。

漳州话	台 北	台 南	例 字
o?	o?	ə?	波无多歌坡和宝讨劳高
o	o	ə	作索各桌学鹤阁落柏薄
io	io	iə	庙赵巢叫腰招笑烧尿
io?	io?	iə?	着略药石尺惜

5、[e]与[ue],[e?]与[ue?]两对韵母,漳台都有,但字音归类互相交叉,且台湾话又有分歧。

漳州话	台 南	台 北	例 字
ue	ue	e	过果火货灰背倍髓皮被飞尾税
e	e	ue	买街鞋矮界疥替洗底细退地勿会
ue?	ue?	e?	郭廓月袜(例外:血读[hui?])
e?	e?	ue?	八卜(要)节

6、漳州话[iɔ]韵,台南同。台北均读为[iu]。如:张场长胀帐丈量 娘两让章樟浆蒋酱抢墙厂唱像箱疡赏想腔乡羊洋扬杨样。

7、[ui][ŋ]两韵漳台都有,但字音归类有交叉。

漳州读[ui]的字,一部分在台湾话读[ŋ]如:方(姓)饭门 问涨断软钻酸光广管卷劝荒园远黄宛。台湾话[ui]韵的字很少,漳州分读[ue][ua][uau]“梅媒煤每”读[ue],“关焊横”读[ua],“县悬”读[uan]。

台湾读[ŋ]的字,一部分与漳州同读[ŋ]如:当(工时)堂塘长肠丈(长度)汤糖装妆庄仓仓床霜缸扛钢康(姓)糠方(药一)央秧。

8、漳州无[ui?]韵,台湾[ui?]韵字“血”,“裂”(破裂)等字,漳州读[ue?]韵。

### (三)声调比较

序号	调类	调 值 调 型		例 字
		漳 州 话	台 湾 话	
1	阴平	44 ˊ	55 ˊ	东
2	阳平	13 ˊ	13 ˊ	同
3	上声	53 ˋ	53 ˋ	党
4	阴去	21 ˋ	21 ˋ	栋
5	阳去	22 ˋ	22 ˋ	洞
6	阴入	32 ˋ	32 ˋ	督
7	阳入	<u>121</u> ˋ	<u>53</u> ˋ	毒

从上表可见,漳台声调差异很小,只是阴平漳州略低,阳入台湾读为高降短调,漳州读为低升降短调。阴平差别一般人听来是一样的,可不计。阳入差别较大。但据郑本记录,台中地区的人分不清阴入与阳入的字,如“借”与“石”。当这两个字单念及在词组或多音词末一音节时,无法分辨。也就是说,这些人阳入不读高降短调,而读低降短调类似漳州调值。只有当这两个字作为词组多音节词开头或中间音节时,才能分辨。这时,阴入变得又高又短。这正是漳州音阴入变调为阴平时的调值。阳入变成低而短,这正是漳州音阳入变调为阴去时的调值。如“石头、借条”。可见,台中地区的人尚存在阳入读为漳州音的情况,也是一种源流的痕迹了。

## 二

漳台闽南方言在词汇上的差异比语音多。在这方面的比较,台湾话除参考上述两本专著外,还参考《台湾语典》(作者连横)《新编台语溯源》(作者亦玄,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印行1991年初版三刷)。

张本记录了台湾话四千条左右的词,其中有五百条左右与漳州话不同,约占八分之一。可见,绝大部分仍然相同,尤其是基本词汇,从漳州人移居台湾时就带去的,如“食(吃)、困(睡)、走(跑)、行(走)、面(脸)、衫裤(衣服)、阿公(祖父)、阿妈(祖母)、风台(台风)冻霜(霜冻)、涂胶(地板)、长岁寿(长寿)等,并有一大批日常生活用语,乃至呼猪为“胡

亚”，呼狗为“觉罗”，呼鸡为“朱朱”也是一样的。据台湾专家溯源，有些源于台湾的词，也成了漳州话常用词，如“牵手”指“妻子”是由台湾山胞称娶妻为“牵手”的发音演化而来的，“槎仔”指“芒果”，也是由盛产芒果的山地人发音而称，这个“槎”字则是民间以形声法创造的，内地人接受这个词，曾写为近似音，称“番蒜”。漳州话接受了这两个词的读音及写法。

下面将从不同角度分析这小部分词语差异的情况：

(一)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新陈代谢较快，同一种方言由于时空的距离，便会有一批旧词消失，一批新词产生。

台湾特定的人文历史地理情况反映到语言中，产生了与漳州话不同的一部分词语。

1、台湾曾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过，它们有的没留下语言痕迹。现在常用的一个音译词“甲”，荷语为CUP，度量单位，一甲等于十三市亩多一点。在荷兰据台时期引入的一种花，被命名为“番花”，闽南方言常对外族外国传入之物冠以“番”字。明朝戚继光平倭寇时，曾特制一种中间有孔可用绳子串上背着的圆烧饼当干粮，利于行军逐敌。现在台湾省拜佛时多有信徒扮成戚家军背大串这种饼游行，便有“光饼”一词流传。清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郑成功率军攻克赤嵌城，荷兰人退守热兰遮城，守将鄂易度想以缺粮追郑军。郑军得四处民众粮食支援，端午节以杂粮混合煎成条块状代粽子赏三军。年底光复了台湾，台南人为纪念这一伟绩，端午节便做这种食品应节，称“煎”。

日本占领台湾半个世纪，推行“语言同化”的高压政策。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后，许多带殖民地色彩的日语借词消失了，大部分生活用语科技术语也被台湾方言词取代。消失的词，如称日本警察为“大人”，称日本人为“狗仔”、“四脚的”，认同台湾人自称“甘薯人”(因台湾地形如一个大甘薯)，称劳工为“乌手”等。一小部分日据时代的词，至今成为台湾话中与漳州不同的外来借词。大约有三种情况。

用方言读音，借日语词的汉字形式及意义。如：埠头(码头)、便当(简便饭盒)万年笔(钢笔)、自转车(自行车)、自动车(汽车)、坪(度量单位)、飞行机(飞机)、放送(广播)、运转手(司机)、机车(摩托车)。

用方言近似音，音译日语，不写汉字。如[pi?][a?][lɔ?](钢琴)[ba?][la?][li?][a?](疟疾)[ka?][su?][te][la?](鸡蛋糕)[e?][put?][ɔŋ?](长围裙)。

部分借用日语，加上方言固有词构成新词。如：看护士，以日语“看护妇”中的后一字改为方言“士”。放送机，即日语“放送”加方言“机”(扩音器)。小使仔，以日语“小使”加方言词尾“仔”(杂役)。免仙，日语“钱”读音加[siany]，借此音，加上方言“免”，意为免费，“仙”是以音借字形，与意义无关。

此外，还有的借日语音义加方言组成表示新义的词。如“搓圆仔汤”，日语称圆仔为“团子”，读音与“谈合”(日语为协调，协谈之意)相同，台湾人假借“圆仔汤”为“谈合”，加上表示动作的“搓”，表示讲价钱之义，后发展成为一种非法分利的专门术语，今贬义。还有由日本传来的外语借词，如西洋按摩法，英语为 massage，日本音译再传入台湾，成为“马杀鸡”一词。

2、台湾特殊的人文地理反映到语言的用词上，产生一些独特的词，有的已成历史，有的至今沿用。

山地人：指高山族同胞，因其居住地多在边远山区。“山地”也特指山林地区。

斗六门：今斗六镇，因此地居民平埔族的发音而得名。其余如秀姑峦，璞石谷，葫芦墩都由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发音命名。

内山举人：原指虚有其名的人，后延伸作少见世面的乡下佬讲。清代把台湾山林开辟的地区统名“内山”，那里的人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更无举人的出现。

乌猫、乌狗：指风流年轻男女。山地人古语称少女为“猫女”，后以“猫”借指未婚女子，又加上表示黑的“乌”，指暗中与人谈情说爱的少女，含贬义。而与之相对的少男则以“狗”相应称之。

乌鸦嘴：指纹面刺墨。泰雅族自古有刺墨纹面风俗，女子除纹额外，还从耳根直刺至嘴角两边，成为V形，象一个大鸟嘴，乌中乌鸦嘴最大，故称。今已无此习惯，只在乌来等风景区某些老太太展现民族古老习俗而为之。

番割：指山地商贩。清代台湾独有行业。山地人最初与人交易以物换物，称“换番”，平地人通山地语者以此为业，俗称整批贩卖货物的人为“割”，便称这种商人为“番割”。开始仅有与山地人交易者的含义，后因这些人行骗、盘剥山地人，此语则含贬义。

厝：指制糖作坊，则如今的糖厂，相当于漳州土榨糖寮。台湾盛产优质甘蔗，在清代已以产糖出名，对外贸易极盛，北至京津、东贩日本，几为独揽，促进种蔗榨糖业。所以台湾至今以“厝”为地名的有几十近百处。如“下里、寮、下、兴化、顶本县、下本县、糖里”等。

郊：专指对外贸易商号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进出口公司。清朝台湾三大对外贸易则是南郊苏万利、北郊李胜兴、糖郊金永顺。此名词于日占台后即消失。

落溜：指落入圈套。据《吾学编》记载台湾西有澎湖岛，海水渐低，谓之落潦，舟行误入，百无一反。”以此喻人落入陷阱。

落潦：指由盛而衰败。由上述“落潦”而来。鸭赏：台湾兰阳特产板鸭。“赏”，“干”的意思。

台湾蜆：指腹空无学问的人。由台湾歇后语“台湾？——无膏”而来。海产红？，其精华在腹中的膏黄，若无此膏则为劣货。

青仔丛：指不熟世故的人。不熟，则“生”，方言“生、青”同音，这种人便称为“青仔丛”（方言称槟榔树）。又指自不量力者。日本占领时期，发行最高额台币一百元钞，这种面额相当于新台币一万八千余元。其正面印两棵，背面一棵槟榔树，以为台湾标识。这种币一般人难得见到。某些小姐常对自不量力的追逐者说：“青仔丛，没有见过是不是？”以示讥讽。另又指欢场中出手百元的阔少为“青仔丛”。

薪伙、辛劳：指店员，营业员。原来有“伙计”一词。台南商家称所用的人为“伙计”，而台北因建省后开发较慢，商家渐多，来者多无家室，临时姘合者假称“伙计”，使这个词词义有“情妇”一说。因此，再造新词表示原义。

(二)台湾讲闽南方言的人多是福建泉州、漳州移民的后人，两地方言词汇原有差异，所以今之台湾话中，有的漳州话的词被舍弃，只用泉州的。有时两者并用。又客家话也传入台湾，在混居中，也可能吸收广东东部的客家话的词汇。

下面列表举例：

漳州话	台湾话	词 义	台湾话		词 义
			漳州话	泉州话	
瓶	斫	瓶	漳州话	泉州话	
月	月娘	月亮	臭柿仔	甘妈得	西红柿
蚕	娘仔	蚕	茄仔	红皮菜	茄子
落花生	涂豆	花生	咸涩	屎、鄙厘	吝啬小气
灶仔	查某团	女儿	读册	读书	读书
乌牌、乌板	乌枋	黑板	芳贡贡	芳冲冲	香喷喷
鞋拖	浅拖	拖鞋	搁、搁再	重再	重来、再
斑面	猫面	麻脸	定着、的确	定规	一定
			大约、大概	约略	大概
扎气	打扎	扶助、安排	搁恰	愈恰	更加
即号	即款	这种、这样	半日	半工	半天
迄角仔	迄搭	那儿、那地方	火炭	柴炭	木炭
即角仔,遮	即搭	这儿,这地方	针车	衫车	缝纫机
年暝	年兜	除夕	喙水	喙花	嘴甜巧言
		以上台湾用 泉州话的词			
水气	崭	顶好,棒极了			
尾团	尾子[ban-1]	最小子女			
点心	淡糝	小点心			
		以上台湾话 用广东的词			

(三)从漳台同指一事物而词形不同的多音节词分析,构成词素大多数是部分差异的,少数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口语交流中易于理解的多。



部分差异的,举例如下:

漳州话	台湾话	词义	漳州话	台湾话	词义
电罐、热水瓶	滚水罐	热水瓶			
塑料	塑胶	塑料			
沙发椅	膨椅	沙发椅			
摇篮	摇笼仔	摇篮			
水缸	水淹缸	水缸			
饭盒	饭壳仔	饭盒	豆芽	豆菜	豆芽
甲仔	里甲仔	背心			
			医院、医馆	病院、医生馆	医院
鼻膏	鼻湖	浓鼻涕			
阿兄	兄哥	哥哥			
好天	日头天	晴天	冷库	霜库	冷库
乌阴天	阴天	阴天			
涂炭	石炭	煤炭			
半日	半工	半天			
归暝	透暝	通宵	好彩头	作彩	吉兆
将才	汉将	魁梧有气派			

构成词素完全不同的,举例如下:

漳州话	台湾话	词义	漳州话	台湾话	词义
羊毛	膨纱	毛线	册店	书局	书店
后生	猴团	儿子			
灶仔	查某团	女儿	脚踏车	铁马	自行车
乡社	庄骹	农村	板车	篱仔壳(卡)	人力板车
赤砂	机器糖	红砂糖			
霜条	冰枝	冰棍	恹歎	脱线	神经质
红瓜鱼	黄顺	黄花鱼	桶疔	冻酸	小气
田蛉	阁婴	蜻蜓			
番姜	荳椒	辣椒	冲磅	大目神	粗心大意
桉树	油加厘	桉树			
龙舌兰	林投	龙舌兰	歇脛	停气	歇一会儿
团婿	新郎	新郎			

(四)由共同语普通话(国语)转入闽南话的新词语。自八十年代末两岸开放往来后,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备受关注,以普通话词语研究二者之间差异的材料已有很多<sup>⑥</sup>。在这些词语中有部分转为闽南话新词,也可算是漳台闽南话词差异的一部分。下面举一些日常用词(左边是漳州话,右边为台湾话)

计划生育/家庭计划 集体主义/团队精神 人民群众/民众 北京时间/中原标准时间  
超声波/超音波 水平/水准 现金/现钞 播送/播报 职工/员工 塑料/塑胶  
彩电/彩视 导弹/飞弹 信息/资讯 激光/雷射

从上面四个角度看漳台闽南话词语差异,仍属于同一方言的次方言之间差异。这些词语在构词词素及方式上,均按闽南方言规律,再加上语音基本相同、语法一致,在口头交流中只要有一定语境,是极易转换理解的,并不致于使台湾闽南话产生“质变”而无法沟通。

另外,我们也可从书面记录方言的作品中看一看。自四十年代以来,台湾新文学作品使用闽南方言的情况很多。如吴浊流的《先生妈》,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王拓的《望君早归》《金水嫂》、杨青矗的《在室男》《成龙之后》等等。这些作品中,虽然方言用字有差别,但

所记闽南方言词语,漳州人是完全可以看得懂的。这些作品中许多闽南词语也是漳州人至今耳熟能详的。下面略举数例:

无瞑无日(没日没夜)      鸭仔听雷(听不懂)  
软土深掘(软弱可欺)      衰(倒霉)      卡紧(快点)哭爸(遭透了)      走路(逃跑)  
快活(好过、舒服)尾牙(腊月十六)      红龟(一种甜糕)

这方面材料可参看有关研究材料。<sup>⑥</sup>

综上所述,漳州话与台湾话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仍为闽南方言之间的差异,比起远离厦门代表点的其它次方言,差异更少,所以,台湾闽南话乃闽南方言的分支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

#### 注释:

- ①张振兴:《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②本文在把闽南方言台湾话与闽南方言漳州话作比较时,也用“台湾话”简称。
- ③张振兴:《闽南方言的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一期。
- ④林连通主编:《泉州市方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 ⑤郑启五:《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初探》、《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再探》,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一期,1990年第二、三期合刊《大陆新词语》,台湾五南出版社。
- ⑥台湾文学作品使用方言研究的文章:  
李熙泰:《台湾新文学作品方言使用》,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二期。许建生:《闽南方言在台湾小说中营造乡土特色的形式》,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 程国君)